

也談馮玉祥（下）

張或弛

十年老兵升副班長

馮玉祥因為個兒大，被挑中了在袁世凱的衛隊第三營左隊左哨六棚充當一名正兵。這是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三月二十日的事，他算是新兵得每半月換一次班，上半月住城東武衛右軍營盤，下半月住在城裏的直隸總督衙門。每個月關四兩八錢銀子的餉，伙食自理，喫的主食是小米和茶豆。最低限度，武衛右軍發的小米茶豆不掺砂子，要比准軍喫的好多了。

武衛右軍的操練比准軍嚴格，官長之中不識字的雖然多，可是不會喊操的却絕無僅有。馮玉祥經年不輟練出來的那條好嗓子，因而暫時失却了作用。同時，武衛右軍注重射擊，官兵間的陋規弊竇也遠比准軍為少。馮玉祥進武衛右軍之初，祇喫過一次苦頭，那是有一回隊上的官長叫他去挑荜苳，一担荜苳足有一百八十斤，把他的右肩膀，壓出一個鴨蛋大的疙瘩來。

如願以償，跳成了糟，祇是有一件為難事，准軍和武衛右軍同在保定一處駐紮。馮玉祥怕上街，怕露面，唯恐遇見了舊日長官弟兄說話戳穿，有點兒不好意思。這一層顧慮前後歷時五閱月

，因為到了八月中，袁世凱奏准朝廷，把個直隸總督衙門搬到了天津去。武衛右軍當然也得跟着他走。馮玉祥他們整起隊伍，耀武揚威的開到了天津郊外的楊柳青，驟然遇上了洋人出頭，給攔住了。——洋人說根據簽訂沒多久的辛丑和約，中國在天津週圍二十里以內不准駐兵。袁世凱碰了個大釘子，他無可奈何，祇好下令武衛右軍向後轉。然後暗中換上了警察制服，再開到天津去。從此，凡是武衛右軍的弟兄要上天津，就得改扮警察。同時他們還不能攜帶武器，踏進天津租界。

馮玉祥所屬的第三營，奉令駐在天津郊外的獨流鎮。地當運河和小清河之間，隊伍到達的時候恰逢大雨，獨流鎮一帶的土質又特別的黏，一下雨就泥濘滑溜。這一回馮玉祥又喫足了挑担子的苦，官長叫他挑行李，一担總有一百六七十斤。他踉踉跄跄的每走幾步就摔一跤。一連摔了十幾個筋斗過後，方始混身泥漿，遍體疼痛的掙扎到了目的地。

第三營左隊左哨一共有六棚（班）兵，目兵為數八十多名，統統擠在一家關歇了的當舖裏。左哨哨官李殿文很賞識馮玉祥，待他挺好，存心

要把他一路提拔。可是他的一片好心，却反落得馮玉祥的滿腹牢騷，大肆埋怨。起因是有一回上面派人來哨上挑選袁世凱的「小隊子」。所謂小隊子就是袁世凱的貼身衛隊，必得體格魁梧，身強力壯。馮玉祥自信他一定會被挑上，然而李哨官却把他藏了起來。馮玉祥後來看到好些體格不如他的都被挑中了，他一連多時心中不樂，口出怨言，因為當上了「小隊子」一個月可以關十兩八錢銀子的餉。可見得當年馮玉祥也不過滿腦子直在想著多掙幾個錢。

馮玉祥足足當了十一年的兵，方始在光緒二十八年（一九〇三）九月第一次晉級，他從正兵升到了副目。那真正是「多年的媳婦熬成婆」。當時武衛右軍的基層編制，每哨下轄六個棚，每棚正兵十二名。設一名副目，六名副目之上再設一名正目，正目上面就是哨官了。馮玉祥初來乍到，他從正兵升到副目還且不容易，那是在三營移防距離天津二十里的韓家墅以後，由於保定擴軍新募二十營，從武衛右軍調去了大批的將校和弁目。三營左隊左哨六棚方才出了一個副目的缺。李哨官李殿文獨排眾議，堅主由新兵的馮玉祥升補。苦熬了十一年，馮玉祥算是熬到了一名副

班長。

馮玉祥剛升副班長，緊跟着就生了事，他竟一時氣忿難忍，把他的頂頭上司正目丁守富，狠狠的給揍了一頓。丁守富厚脣薄齒，相貌醜陋，他有個外號叫「老豬精」。這位老豬精脾氣暴躁，喜歡罵人。有一回他棚子裏一姓劉、一姓陳的兩名弟兄得了傷寒病，發高燒燒到了鼻孔流血。「老豬精」瞧見了居然老大大不耐煩，直罵他們骨頭賤好喫零嘴得了病自作自受，活該！這時候偏偏就惱了冷眼旁觀的馮玉祥，他大踏步走過去跟「老豬精」說：

「弟兄們生了病，你當正目的就該侍候着。老那麼罵他們，你能把他們的病罵好嗎？」

頭次犯上揍老豬精

「老豬精」一聽他手下的排附跟他這麼樣說話，且受不了啦，他雙腳直跳，跟馮玉祥大吵大鬧。馮玉祥當仁不讓，於是兩個人吵得不可開交。當時馮玉祥一光火，猛一下將「老豬精」按倒在地，揮拳就打，老豬精却外強中乾，他打不過馮玉祥，又被他壓在地上身子動彈不得。一連挨了馮玉祥好幾十拳，他實在吃不消了，殺豬般的嚷叫起來。這才驚動了棚子裏的弟兄，忙不迭跑攏來一看，弟兄們登時就出言警告馮玉祥道：

「打不得啦打不得啦！再打下去可就要鬧出人命來了！」

一陣大亂，窮嚷急喊，居然就被哨官李殿文聽到了，他忙不迭趕了來一看，喝令馮玉祥住手，命人扶起了老豬精，當下喝問：

「馮副目，你爲什麼打丁正目？」

馮玉祥直在喘着氣說：

「哨官，您問他自個兒吧！」

老豬精便忙告狀，他哭喪着臉，一指馮玉祥說：

「我不過罵了兩位弟兄幾句，他偏不由分說，跑過來按倒我就打！」

李殿文倒也滿公平，把兩名掛了病號的弟兄喊起來問。這兩名弟兄一見李哨官，登時就號啕大哭。把老豬精如何對他們罵不絕口，如何漠視虐待，一五一十的兜了出來。李殿文聽了，也很生氣，他一伸手指到老豬精的鼻尖上說：

「打得好，你是該挨！」

馮玉祥好不得意，正暗中冲着老豬精扮鬼臉呢。李哨官一回頭，瞧見了，便也沉下臉來訓他：

「丁正富是正目，你是他的部屬，怎可以出手就打？我要是按着毆辱上級辦你，那你就喫不消，兜着走啦！現在姑念你是初犯，也還迴護弟兄，暫且從輕發落。打今兒個起，這兩名弟兄的湯藥尿屎，一概歸你負責照料。直到他們二位病好。」

且不易把兩位弟兄屎尿尿的服侍好了，却是歪打正着。這兩位弟兄逢人就說棚裏的副目馮玉祥這好那好，聽到當地一位姓馬的大財主耳裏，有心跟馮玉祥交個朋友，央那兩名弟兄介紹，把馮玉祥硬給拖到馬家開設的雜貨行裏見了面。馮馬二人一見如故，談得十分投機。就由馬大財主動，馮玉祥破題兒第一遭跟他拜了把子。這是馮玉祥有生以來的第一位結拜弟兄，當年馬大財

主四十多歲了，馮玉祥才二十一。

官長們有心提拔既用功，又努力，一味苦幹、實幹、硬幹的馮玉祥。他不升則已，一升可就升得快啦。才當了半年的副目，光緒二十九年（一九〇三）馮玉祥又升上了四棚正目。再過八個月，當年十二月中，他又陞任第二營右哨哨長，也就是一員排附，這一下，馮玉祥正式當上了官，而且階級地位還跟他爹馮有茂一般無二。

晉了級，加了餉，二十一歲的馮玉祥十萬火急的完成了他頭一個心願，託人捐一筆盤纏到安徽巢縣竹柯村家中去，把他千思百想，苦苦念着的父親給接了出來。按照滿清時代「官場三爺」的規矩，當了官他爸爸就成了老太爺，連年紀輕的馮玉祥，也有人叫他老爺了。

馮有茂被接到了韓家莊以後，因爲當地鎮市小，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住處。這會兒馮玉祥的拜把子財主哥哥可幫上了大忙，他把馮有茂接到自己的家裏，跟馮玉祥一屋同住。馬家全家對馮有茂既恭敬又親熱，誠心誠意把他當作自己家裏的老人一般看待。

美中不足的是馮玉祥再次陞官依舊又要抗漏子，而且漏子還越抗越大，他從正兵陞任副目就會狠揍了正目老豬精一頓。自正目陞哨長，居然會拔出刀來砍他的頂頭上司哨官（排長）了。

再抗漏子拔刀殺人

馮玉祥的新上司姓齊名振標，袁世凱的「小隊子」出身。一個大字不識，是個十足的大老粗。他因爲當過宮保大人袁世凱的護勇衛士，因而

目高於頂，氣傲太盛，他有個毛病是愛罵旁人說不出、寫不來的下流髒話。有一天右哨弟兄在大操場下操。一個動作不整齊，齊振標找到了題目立刻就破口大罵起來。

罵得大夥兒實在受不了，弟兄們敢怒而不敢言。哨長馮玉祥可就在一旁冷冷的發了話，他彷彿在自言自語的說：

「咱們操練弟兄，不能光是罵呀。靠罵人能把弟兄罵好，那就甯練啦，大夥兒天天罵吧！」

齊振標把馮玉祥所說的這些個話，聽得清清楚楚二字不遺，他當下就勃然大怒。兩眼瞪住馮玉祥，理氣直壯的高聲說道：

「我是哨官，我就有權罵你們！」

馮玉祥一聽，心想好像伙，你這不是連我也罵上了嗎？他心頭無名火起，便反唇相譏的回敬一句：

「你只有權練兵罷咧，誰能讓你罵呀？」

「我偏罵你，怎的？」

馮玉祥疾言厲色的說：

「你沒那個胆！」

齊振標火得雙腳離地，蹦起老高，他嚷喊着

「我偏罵給你看！」

馮玉祥臉都氣黃了，但是他還在出言警告——

「你敢罵？我老大的拳頭可不認人啦！」

齊振標偏就不理他的碴。於是，一張嘴就破

口大罵：

「馮玉祥，你××××！××××××××！」

「住口！」馮玉祥怒極大喝：「你再往下罵

，我可要揍扁了你！」

這時候，操場上排着隊的弟兄，趁齊振標瞧不見，張嘴嚷嚷，都在給馮玉祥助威：

「揍！揍！揍這橫小子！」

齊振標毫不胆怯，彷彿他存心要惹惱馮玉祥。他還在三字經、四字句、五言真經……七章八素的在罵下去。罵得馮玉祥火冒三千丈，忍無可忍，他奔到齊振標的跟前，甩手就是一巴掌，連他也回罵上了：

「他××，你這是存心找揍！」

當着自己七八十名部下，排長竟然挨了排附的耳光，齊振標當眾坍台，臉丟盡了，他也是身高力大，挺會拳術的，當下站一個門戶，揮拳就打。排長、排附拳來脚往，性命搏鬥，看得操場上的隊伍，吶喊助威，拍手叫好。一哨弟兄，全都瘋了，樂啦！

一場硬架，馮玉祥碰上了平生對手，袁世凱的「小隊子」，雖然說不上人人身懷絕技，可是槍法準，拳術精，說一個個決非弱者那就差不離。馮玉祥和齊振標一交起手來，拼纏惡鬥，眼見得漸漸的在屈居下風。他打不過齊振標却又怕在那麼些弟兄跟前丟人現世，心裏一急，霍的抽出了腰間軍刀。

右哨弟兄一見馮玉祥拉出了刀來，以為馬上要出人命，在場坐山看虎鬥的無不大驚失色，不約而同的脫口駭叫：

「哎呀！」

這一頭，馮玉祥已經在覷準齊振標的腦袋，狠狠的一刀劈下。

拖翻在地二十軍棍

刀光一閃，嚇破了齊振標的胆，他沒想到馮玉祥胆敢頑兇命。猛一驚，雙手抱頭轉身就跑，他一逃，馮玉祥拔脚就追。兩個冤家一前一後邁着操場跑得飛快。在場的人全嚇呆了，沒人叫喊，也沒人動彈。

眼瞧着齊振標快給馮玉祥追上了，胆小的都嚇得閉上了眼睛。幸虧齊振標情急智生，他拐了個彎，甩開了馮玉祥，面如土色的迎上趕了來的騎兵營王統領。

王統領一聲暴喝：

「立正！」

馮玉祥是老兵，不由自主的站停了下來。

「軍刀拿來！」

又順從的繳了械。

王統領是袁世凱「小隊子」裏的前輩，齊振標這下找對了人。他上前一告狀，說馮玉祥目無官長，以下犯上。

馮玉祥還在發着橫，嘴硬的說：

「什麼犯上不犯上，統領您問問看究竟是誰有理！」

外號「王蛤蟆」的王統領却反駁他說：

「我親眼瞧見的就你沒理，」然後，喝令身後的護勇：「把馮哨長拉下去，打二十軍棍！」

馮玉祥嚷嚷起來說：

「不成！兩個人打架，不能只罰我一個人！」

「我也罰他！」王蛤蟆一指齊振標，喝道：

「你給我跪下！」

齊振標心甘情願的跪下了，他跪着看得真切。護勇們把馮玉祥拖翻在地，褪去中衣，二十軍棍直把他打得兩股青紫，傷痕斑斑。他沒叫痛，也沒哼唧一聲，挨了平生首次的重責。他掙扎起來，一癩一癩的自去營房，躺下來養傷。

到了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）武衛右軍改制滿清新軍第六鎮，開到南苑積極訓練。這便是往後北洋軍閥部隊中的第一支勁旅，一鎮就是一個師。當時的師長叫統制官又稱鎮統。新軍第六鎮係由袁世凱的武衛右軍，跟兩江總督張之洞首創編練的新式軍隊——自強軍各抽調一部份合組而成。自強軍原駐上海吳淞，用的是德國教官，做做的是德國軍制。所以第六鎮的統制官乃由曾經上德國受過訓的段祺瑞出任。下轄兩個協（旅），協統是十一協陸建章，和十二協何宗蓮。馮玉祥所隸屬的第三營中左右三哨，改編成第六鎮第十二協第二十四標（團）前隊和左隊，二十四標的標統（團長）是文武兼資的名將王化東。從鎮統段祺瑞起，當年的第六鎮延攬軍界人才堪稱極一時之選，馮玉祥這一下真的碰到好長官了。

升了連長父親逝世

第六鎮官兵緊張熱烈正在興頭上，偏偏二十四標出了差錯。有一天慈禧、光緒「兩宮」遊畢萬壽山，上頭派第六鎮二十四標担任沿途警戒。「兩宮聖駕」才走出西直門不遠，一個告御狀鳴冤的老百姓，居然戴上紅纓帽，化妝成衛隊混進了行列。慈禧的御轎一經過，他便一頭衝到御轎前面大聲的喊冤。使御轎裏的慈禧太后猛喫一驚，差點兒沒從轎子裏直栽出來。就為驚了「老佛爺」的駕，段祺瑞記了一大過，二十四標的標統王化東，和第二營管帶（營長）被摘下頂戴，後隊隊官（連長）則降為排長。

的父親享點晚福了。詎料一來是馮有茂命苦，二來是馮玉祥在得意頭上樂極生悲。他陞任隊官把他父親接來才一個月，馮有茂開始日夜不停的咳嗽，尤其痰中帶血。馮玉祥把他家附近的醫生給請了個遍，還是沒法診斷得出來他生的是什麼病？後來請來一位北京名醫普仁醫院內科的陸大夫，陸大夫一檢查就說：

「老人得了肺病老沒給他治，如今病勢惡化，要治就相當的難了。」

馮玉祥一再要求的說：「不管怎麼樣都得儘力的救治。陸大夫便千方百計的使馮有茂多拖了一個多月。其結果是在離大年夜還有十五天的時候，馮有茂溘然長逝，一瞑不視。這位泥水匠出身的卸職哨官吃了一輩子的苦，熬到他兒子馮玉祥當上了連長，依舊是有福而不能享。

父親之死對馮玉祥是一大打擊，他塊骨昏迷的辦完喪事，把他父親的靈柩寄厝在距離南苑二里路的海子潘家廟。兩個月後他移靈保定府，在安徽義地落了葬。

第六鎮各級官長受懲，反倒給馮玉祥得了個好機會，一員隊官降成了排長，又出了一個隊官缺。段祺瑞趁此舉行清軍中史無前例的考試任官方式，下令全鎮四團十二營四十八隊（連），每隊派一名排長參加考試。其結果是馮玉祥吉星高照，以最佳成績升充第六鎮第十二協第二十四標第二營後隊隊官。他當上連長了，一個月能關五十兩銀子的餉，還有一百兩銀子的公費。

從此，除了一個常年勞燕分飛的胞兄馮基道，馮玉祥在世間就再沒有任何親人了。

中外文庫
之三十三
寸草悲
徐櫻女士著
定價台幣陸拾元
本書係旅美作家徐櫻女士精心傑作，思親、懷舊、憶往，至情至文感人至深，附珍貴圖照多幀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

雜誌社帳戶。